

泰山“中流砥柱”石刻

□宗世强



“中流砥柱”石刻位于万仙楼北约200米的古盘道东侧，刻字巨石高2.5米、宽2.3米、长4.2米，重120吨左右，南阔北窄，状若一枚体型硕大的钻石迎水而卧，以独挡千军万马、劈开万丈激流之势矗立于河谷之中，“中流砥柱”四字高176厘米、宽175厘米，单字80厘米×60厘米，飞白体行书笔走龙蛇，飘逸俊秀又不失夯实稳重，上款“明嘉靖丁未中秋日”、落款“莆田少渠陈甘雨书”，上下分列大字两侧，形成错落有致、主次分明的艺术格局。

由于年代久远且历经水患，2009年之前，该石刻一直字口朝下卧在泥沙之中。2009年12月，泰山管委会红门管理区组织了扶正修复工程。由于石刻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再加上地处半山河道内，无法使用机械设备，因此整个扶正工程完全是人工所为。为保护石刻字体不受损坏，施工人员先用木板将有字一侧遮蔽好，再用柔软毡布将石头整体缠裹，用钢丝绳一圈一圈地把石体捆扎结实，最后利用千斤顶、倒链等工具，由10多名工人前拉后顶，历时20多天，一点一点地把石体平移、拉起、竖立到现今位置，用水泥沙浆浇筑自然石修建了稳固的底座，经专家将大字描红后，400多年的古老石刻瞬间焕发勃勃生机。

“中流砥柱”一词，出自《晏子春秋·谏下》：“吾尝从君济于河，鼋衔左骖，以入砥柱之中流。”寓意面对困境，要不屈不挠，意志要像激流中的砥柱一样屹立不动摇。

当年，石刻修复后，时任泰山管委会副主任吕继祥介绍，据推测，这段山涧在历史上应该水流湍急，当陈甘雨行至此处时，看到洪流中一块巨石屹立不倒，有抵挡激流之势，再加上感情使然，便挥笔在这一巨石上留下了气势磅礴的“中流砥柱”四个大字。陈甘雨所处的嘉靖年间朝廷政局并不稳定，而泰山是国家政权稳固的象征。陈甘雨以天下为己任，在泰山上留下了“中流砥

柱”四个大字，抒发自己希望能在动荡的历史环境中干出一番事业和为国效力之情，因此这一石刻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寓意。同时，泰山自古便有“国泰民安”之说，而“中流砥柱”一词的涵义与“国泰民安”之寓意相辅相成，是对泰山精神的更好诠释。

关于陈甘雨，《莱芜风云故事会》提到，陈甘雨，字应时，号少渠，福建莆田人。明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中进士。1545年至1547年任莱芜知县，上任后“修葺茸颓，率有成效”。

他非常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文物古迹的保护，下车伊始即“望羊祜之巖，吊史云之祠，陟安期之山，访孟止之亭，求季嗣之墓”。为了教化士民，他特为“实德著于当时，余芳流于后世”的乡贤树立牌坊。他在泰山及城南仙人山、凤凰山、城北圣水庵等地留下多处大字摩崖石刻，还第一次将莱芜的景观筛选出八景，并赋诗吟诵。

陈甘雨历任中顺大夫、提督四夷馆、太常寺少卿、吏部郎中等职。

明代济南大文学家李攀龙曾有一首赞美陈甘雨的诗，题为《莱芜令陈母加恩》，诗的最后一句借用“釜中生鱼”的历史典故，把陈甘雨比作范丹，范丹为东汉名士，是中国历史上的廉吏典范，曾被任命为莱芜令。陈甘雨不但是一名廉洁勤政的父母官，更是一位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的知县。

他建立季孟行祠，以“教化风俗”。“莱芜，古羸也。鲁近孔子之居，羸则孟子尝止于此。其流风余韵，至今犹可想见。”可是，“弘治、正德间，风渐偷薄，刚愎刁讼者往往有之”。于是，陈甘雨决定将县城东南的一座庙观改为季孟行祠，供奉季札和孟子，并立石碑两块，一块为使齐伤感碑，另一块为止羸论谈碑，分述季札葬子和孟子葬母之事，以崇礼教。季孟行祠建成后，每年春秋两祭，此举对莱芜民风起到了积极的教化作用，以致出现了“民颇服化，刁风渐息，重崇信礼，而俗称长厚云”。

他建立四豸史坊，使“科第显扬”。明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，明朝已经建立了176年。其间，莱芜只有明永乐二年（1404年）高朗一人考中进士，这种情况不能不令陈甘雨感到莫大的遗憾。于是，他从明初以

来莱芜因读书而取得功名者中选出4人，为其建立坊表，因这4人都曾担任过监察御史，便名之为“四豸史坊”。（豸史，在历史上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。獬豸，作为古代传说中的神兽，能辨是非，遇恶人则以角触之，象征执法公正。因此，豸史被引申为掌管刑法、执法、监察的官员）。读书人寒窗苦读，取得功名，自然能光宗耀祖，流芳百世，但是，陈甘雨建立“四豸史坊”的目的不仅于此，更重要的是为莱芜的读书人树立榜样，“今将新修及遗址尚在者纪之，以发前哲之休光云”，以使莱芜“科第显扬”。一年后的秋天，莱芜便有一个叫王守身的人考中了举人。消息传来，陈甘雨十分高兴，呼之为“鸣凤”，又于县前为其立坊一座，题为“鸣凤坊”，期望县学的学子都能学有所成。陈甘雨任后百年间，莱芜共出现了10位进士、24位举人、57位岁贡。

陈甘雨对莱芜最大的功绩，是他编纂的《莱芜县志》。

“莱志始于宋尉钟离修”，但经过元朝末年的连年战火，原莱芜大地上的黎民百姓百无存一，而文献典籍更是荡然无存。陈甘雨来到莱芜，召集诸老询问，诸老不知道，想查阅典籍志书却找不到。“延父老不能谈，质文志而未叻”，他那时就有了编写《莱芜县志》的想法，在其离任的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年）正月十五日，志书终于完成。

《莱芜县志》共八卷，内容全面，资料翔实，文字洗练。书成，他拿给章丘的著名文学家、戏曲作家李开先看，并向其索序，李阅后甚为惊异：“陈君青年博学，有规措之才、警敏之智，临政略无难色，而绰有能声。”李开先还称其“于政务丛集之余，能摭故实，采新闻，而为莱芜一佳志”，其内容“无一字之虚言，为千载之实录”，“今据其书，虽后千百载而此身如在当时”。

古老的莱芜，岱宗西峙，汶水环绕。陈甘雨未以卑职县令而不为，立“过此者圣”之大志，行“中流砥柱”之作用。碑刻无声诉说，流水潺潺细语，历代百姓都不曾忘记，400多年前，一位福建的进士，对羸牟古都山山水水的倾情奉献、深情厚谊。

泰山“中流砥柱”石刻。 通讯员供图

